

俄

语

语

素

研

究

俄语 语素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МОРФЕМИКИ

林春泽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系2005年黑龙江省教育厅海外学人科研资助启动项目
《俄语语素学研究》(1055HQ006)的阶段性成果

俄语语素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МОРФЕМИКИ

林春泽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语语素研究/林春泽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2
ISBN 978 - 7 - 207 - 07264 - 1

I . 俄... II . 林... III . 语素研究—语言学
IV . H3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8157 号

责任编辑: 张晔明
封面设计: 霍向宇

俄语语素研究
林春泽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 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375
字 数 250 000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7264 - 1/H · 262
定 价 28. 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语素学及其研究方法	7
1.1 语素学的缘起	7
1.2 语素学研究的描写法及功能描写法	17
1.2.1 描写法	18
1.2.2 功能描写法	20
1.3 语素学的对比研究	26
1.3.1 对比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	26
1.3.2 “语素”与“俄汉对比研究”	29
1.3.3 从语素出发,看语素与字有何异同	31
1.3.4 从字的特点出发对字与语素做一对比	32
1.3.5 语言现实的不同也导致语言学发展 道路的殊异	36
1.4 语素分析与构词分析	40
第二章 语素学及相关学科	55
2.1 语素学与构词学和形态学	55
2.2 语素学与词汇学	57
2.3 语素学与形态音位学	61
2.3.1 形态音位学的缘起	61
2.3.2 形态音位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62

2.3.3 形态音位学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63
2.3.4 关于形态音位	67
2.3.5 俄语形态音位学研究	70
第三章 语素的基本特征及其分类	75
3.1 语素的概念	75
3.2 语素的表义性	80
3.3 语素的“不可切分性”	82
3.4 语素的重复性	84
3.5 语素的分类	87
3.5.1 词根	88
3.5.2 词缀	89
3.5.2.1 构词前缀和构形前缀	90
3.5.2.2 构词后缀和构形后缀	90
3.5.2.3 尾缀	91
3.5.2.4 其他	92
3.5.3 中缀与亚语素	94
3.5.4 词尾	104
第四章 语素的形式描写	108
4.1 语素的音位结构与语素的长度	108
4.2 语素的深度	122
4.3 语素与语素的形态音位变体	127
4.3.1 词尾语素的变体形式	128
4.3.2 尾缀语素的变体形式	128
4.3.3 中缀语素的变体形式	129
4.3.4 后缀语素的变体形式	129

4.3.5 前缀语素的变体形式	130
4.3.6 词根语素的变体形式	132
4.4 语素组合时的形态音位现象	135
4.4.1 音位交替(语音交替)	135
4.4.2 词干的截音	136
4.4.3 语素重叠	138
4.5 语素的计量与分布特征	141
4.5.1 关于计量与分布法	141
4.5.2 关于俄语语素的基本数据	142
4.5.2.1 语素的数量统计	142
4.5.2.2 语素构词的数量统计	142
4.5.3 数据分析(兼与汉语相关数据对比)	143
第五章 语素的语义描写	148
5.1 语素的聚合意义关系分析	148
5.1.1 同音异义语素	149
5.1.2 同音语素与多义语素	154
5.1.3 同义语素	155
5.1.4 反义语素	159
5.2 语素组合时的语义问题	160
5.2.1 研究的方向	161
5.2.2 Крушевский Курилович 定律的引申运用	162
5.2.3 俄语复合词构词语义特征分析	167
5.2.4 合成法与词缀法语义特征的比较	173
5.2.5 合缀 под…ник 的形式语义分析	179

5.3 语素组合时的语义熟语性问题研究	187
5.3.1 问题的由来	187
5.3.2 词的语义熟语性研究状况	189
5.3.3 熟语性与生产词的意义类型	198
5.3.3.1 熟语性与形容词性的生产词	201
5.3.3.2 熟语性与动词性的生产词	204
5.3.3.3 熟语性与语义省略	208
5.3.4 词的语义增生类型分析	211
5.3.4.1 句法型语义增生	212
5.3.4.2 词汇型语义增生	214
5.3.4.3 语义增生与生产词的词性	216
5.3.4.4 语义增生的消失与获得	223
5.3.5 熟语性与成语构词	225
第六章 后缀与表人名词	235
6.1 由名词构成的表人名词	235
6.2 由动词构成的表人名词	237
6.3 由形容词构成的表人名词	238
6.4 能产名词表人后缀的形式语义分析	240
6.5 次能产名词表人后缀的形式语义分析	281
6.6 非能产名词表人后缀的形式语义分析	284
6.7 名词表人前缀 + 后缀(合缀)的形式语义分析	307
第七章 语素与语素词典	310
参考文献	313

前 言

在当今时代,随着学术研究日益向深广发展,学科的划分也愈来愈细。毫无疑义,每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标志着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换句话说,一个新学科的建立是这一领域研究成就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与此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创立一个新学科,确定其研究对象、任务以及方向、方法,就等于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壁垒”。壁垒总免不了会限制人的视野,阻隔人的视线,不管这个视线是由壁垒内投向外,还是由外投向内。

分析与综合是人类思维的过程和方法。分析是把事物分解为各个属性、部分、方面;综合是把事物的各个属性、部分、方面结合起来。两者彼此相区别而又相互联系。小至对一个具体问题的回答,大至对一门科学的发展历程的把握,分析与综合总是交替使用,贯穿人类的整个思维过程。

如果把学科的划分过细看做是分析方法的延伸,那么打破划分造成的“壁垒”的方法就应该从综合中寻求。60—70年代,前苏联曾把综合研究(комплексное изучение)作为一种重要的超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讨论,并吸引了空前广泛的学者们的注意,从自然科学家到各人文学科的专家,乃至艺术家、诗人都参与其中。人们把这场讨论形象地称为“物理学家与抒情诗人之间的争论”。学者们大多认为,那些属于复杂的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对象,其性质本身

就决定了对其要用跨学科的方法去揭示。^①

对于现代的科学思维来说,多元论是其基本特征之一。这就是说,要承认各种不同的方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同时,这决不意味着要取消把每一个别想法整合(интеграция)成总的统一完整的综合理论研究。当时,人们议论得最多的是对艺术的综合研究,即把各种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以及技术手段用于艺术研究。

俄国当代著名美学家 Зись 认为,“整合”是当代科学认识的主导倾向。但是,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似乎区分(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ие)研究每个单独的对象就失去了意义。科学上的整合与区分过程不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是密不可分的。从历史上看,其中的一方在某一时代可能占主导,但并不排除另一方。例如,19世纪在科学思维上区分占主导,并不是说当时没有整合,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人文知识整合研究的伟大典范。到了 20 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整合,其最重要的前提之一便是此前对某些现象的区分研究。当代科学认识方法论以区分与整合的辩证关系为特征,不过后者的作用占主导。

纵观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语言学研究有一个优良的传统,这就是它善于从其他学科、特别是从自然学科的发展思潮中汲取所需要的理论与方法。像进化论这样伟大的学说在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影响,自不必说,当今的语言学著作中更不难看到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例如丹麦量子物理学家玻尔的互补论(принцип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сти)。至于语言学中来自自然科学的术语,诸

^① 参见 А.Я.Зись, В поисках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смысла,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 1991, 312 页。

如“常项(инвариант)”、“变项(вариант)”“同形异质(изоморфы)”，“场(поле)”等更不胜枚举。

有人说：“可以把语言学的活动分为两种原则上不同的类别。第一种在于探索并研究新的方向(有时，实际上是被完全遗忘了的旧方向)；第二种是从理论观点看来已经耕耘过的领域内达到描述的充足。”^① 显然，整合对于“达到描述的充足”具有重要的意义。*Ю.Д. Апресян* 正是借助于整合描写(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即从语法与词汇功能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研究词汇和词典，在语义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认为：“建立整合描写的时候，语言学家不得不在语言的整个空间开展研究。”^②

语素是语言体系中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之一。它是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与别的语言单位(音位、词、词组、句子)相比，语素的研究历史相对较短。像语音学研究音位、句法学研究句子那样，专门研究语素的学科是语素学。由于语素学确立自己在语言学研究领域的独立地位还是不久前的事，所以迄今为止，全面专门研究语素的著作还没有，但涉及到语素的语言分析学科却又不少，诸如形态学(морфология)、构词学(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形态音位学(морфонология)，甚至词汇学(лексикология)、词典编纂学(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等。这些学科都涉及到语素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其中有的刚刚或正在从较大的语言学科中分离出来，刚建立不久，其独立地

^① Глагольная префиксация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М.,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 1997, 21页。

^② Апресян Ю.Д.,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1995, 577页。

位尚有争议,因此,其间的“壁垒”还不厚实,有的只是部分地涉及到语素研究。但不管怎样,综合研究或整合研究的方法给我们以启发。我们相信,从多学科、多角度来研究语素,并将不同方面的研究所得加以综合,一定更有助于认识语素这一基本语言结构单位的本质。这一思想是撰写本书的指导思想。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们还尽量侧重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我们侧重于语素的宏观描写。既然我们把综合描述作为方法论的指导思想,就自然力求对研究对象有个整体的把握,对宏观认识俄语语素很有帮助的论述、观点、基本数据,我们更为看重。因此,本书可能疏于部分细节的清晰描写,却重于宏观大局的描述。

第二,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俄汉语两种语言的对比描述,以求加深对语素的认识以及这两种语言状况的认识。尽管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但它在语言研究中的意义,对认识人类语言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俄语工作者多少也应该有一点这方面的责任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这方面做一些即便是肤浅的尝试,终究是有益的。

第三,重视反映和汲取最新的研究成果。在进行综合描述时,我们特别注意从新近的著述中汲取营养,以丰富和完善我们自己的认识。1995年出版的 В.М.Солицев 的新著《孤立语研究导论》,1997年出版的徐通锵的《语言论》,以及近几年来刊登在国内外各大出版物上的有关学术论文都使我们的思路大开,浮想联翩。只是由于时间的紧迫,来不及做到全面深入其中,也无法将所有的学习心得反映在本书中。学海无涯,撰写本著作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过程,来日要做的事肯定会更多。

本著作从共时的角度对俄语语素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词的构成特征和语义变化特征。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表义单位,按布龙菲尔德的观点来说:语素是语言层级体系中最小的表义单位(语素→词→词组→句子→篇章),是词的构筑单位,研究高一层语言单位必须从研究其内部构造开始。这就是说,对词进行研究绝不能抛开语素而不顾。对语素的研究将有利于揭示词的内部结构,掌握词的构造的一般规律和具体途径,特别是有利于发现词的语义结构、发现语素与词的形式语义关系及其词义产生的理据性和其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对两种语言的语素层面进行对比研究,也同样会展示所对比语言的语素结合规律——形式的结合规律和意义的结合规律,深入理解不同语言的类型特点、称名特点和民族文化心理。总之,语素研究的理论价值是极其重要的。与此同时,语素研究还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它揭示语素与词的形式语义关系,将有助于加深对词义的理解,从而提高掌握语言的整体水平。

在俄语语言学发展史上,语素的研究渊源已久。早在 1881 年著名语言学家 И. 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率先引入语素这一术语用以概括地称谓词根和各种词缀。但对俄语语素的广泛研究则始于本世纪中叶。近几十年来,有众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如 А. А.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Ю. С. Маслов, Е. А. Земская, Е. С. Кубрякова, В. В. Лопатин, А. И. Кузнецова, Т. Ф. Ефремова 等。如今,语素已确立了其在语言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在语素的总体概念上,在语素的识别、语素的分类、语素的构词能力等方面尽管还存有分歧,但许多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在学者们中基本上达成共识。尤其是在俄语语言学界,已确立语素学作为独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

在国内汉语界,早在上个世纪末著名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所著的《马氏文通》(1898)的“实之卷之二”中谈到构词规则问题,对词的结构形式及词素作过分析研究。后来,薛祥绥、黎锦熙、吕叔湘、王力、高名凯、陆志韦、刘叔新、徐通锵等语言学家也都对汉语语素有过研究。但总的说来,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争议,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具有悠久历史的对汉语字的传统研究,也有一个如何与现代语言学接轨的问题。

语素学作为年轻的语言学科,它还存在着许多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如语素的科学界定问题,语素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语素分析与构词分析,语素的表义性与无义语素,语素的重复性与唯一语素,语素的变体与形态音位以及语素与词的形式语义关系等问题。在作者看来,这些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语素本身问题复杂。它涉及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特别是俄语语素的形式和内容不是被交际者直接感知的。语素不同于词,它不能独立运用,其意义有时抽象、模糊、不确定,而且在形式上语素也不具有完整性,其形式不固定,多变体和形态音位变化……这一切都影响语素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至于将两种不同语言的语素进行对比研究,其难度更可想而知。目前,除了在斯拉夫语之间偶有这方面的研究论著之外,涉及其他语言间的语素对比研究,还很难见到。从这一点上说,本书也是个大胆的尝试。

第一章 语素学及其研究方法

1.1 语素学的缘起

Морфемика 这一术语自 1970 年首次出现在苏联科学院《现代俄语语法》(1970) 中以来, 越来越多地见诸于后来出版的一系列文章、专著中。按照 1990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语言百科词典》的解释, Морфемика 有两个意义: 一是指语言的语素体系和语素状况, 二是指专门研究语素的语言学科。后者可以称其为语素学。^①

众所周知, 语言是一个层级系统, 如果从语义—语法角度对这个系统进行划分, 就可以分离出“篇章——句群——句子——词组——词——语素”这样一些层级单位。如果把只具有表达层面、没有内容层面的音位排除在外, 语素处于语言层级系统的最低层, 是语言中最小的基本单位。语言层级体系中, 下一层语言单位的功能在于构筑上一层语言单位, 语素的功能就是构筑词。没有语素也就谈不上词, 更谈不上其他语言单位, 语素是语言的结构本位。因此, 对语言的研究离不开对语素的研究。

如今, 语素已成为词法学(形态学)、构词学、称名学等许多语言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但似乎不能不承认, 语素学是更直接、更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90, 313 页。

“正宗”的研究语素的学科,它把语素作为一个体系加以专门研究。那么,语素学作为一个单独的语言学科是如何形成,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呢?

在语言研究中,第一个使用“语素”(морфема)这一术语的是 И. 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1845—1929)。这位喀山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在《1877—1878 学年课程详细大纲》中用语素来统称词根和词缀。这是语言学著作中第一次出现“морфема”这个术语。按照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及其理论追随者的理解,语素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如下:①语素是从形态上不能再进行切分的形态学单位;②语素是活的现实的语言单位;③语素是形态语义单位,即表义单位;④语素是词的构成成分;⑤语素是从属于词的单位;⑥语素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语言发展进程中其状况不断变化;⑦语素可分为:词根、前缀、后缀、词缀、前加成分、词尾、词干等。

作为一个学科的开拓者,И. 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的语素研究自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他仅把语素研究限制在形态学的研究范围,没有明确指出语素的“最小特征”,把词干也看成是语素等。尽管如此,他却为以后的语素研究奠定了基础。

为了寻觅语素学发生与发展的轨迹,我们首先看看,在传统的俄语语法研究史上,在相对全面地描写俄语具体语言材料的著作和语法书中,对语素是如何描写的。

在 19—20 世纪初的语法著作中,主要注意力都用在描写词的变格和变位形式,即词的形态变化上。具体的语素,特别是词尾,在这些著作的作者看来,只是某些词变的形式标记。例如,А. Х. Востоков(1781—1864)在 1883 年出版的《俄语语法》的第一部分“关于构词”中,描写了各种不同的词是如何构成的,如何分解出词

根、词尾、前缀等。另一位语言学家兼作家 Н. Греч(1787—1867)在他的《实践俄语语法》(1827)中,也提出主词根和次词根的概念,次词根即指后缀、前缀、增音,而在“个别词源”一节中详细地描述了各种词类的构成。Ф. Ф. Фортунатов(1848—1914)被推崇为所谓莫斯科语言学派的领头人。他在文章中,对某些完整词(*полные слова*)进行了形式分解,他写道:“词的形式是某些词出于说话者的意识而从自身分解出的形式部分和词干部分。”在词中可能有几个形式部分——词缀、词干重复、词干的音的形式变体。他还特别研究了词干词尾、后缀、前缀、中缀、否定的形式部分。作为俄国形式语法学代表人物的 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1878—1933)在《俄语句法的科学阐释》(1914)一书中独辟“词形的概念”(*Понятие о форме слова*)作为第一章。他继 Фортунатов 之后,也在词的结构中分离出形式部分和词干部分,研究了形式部分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主编著名的《俄语详解词典》的 Д. Н. Ушаков(1873—1942)在《语言科学导论》(1922)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诸如构词的形式部分和词变的形式部分等概念。И. 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的学生,喀山大学的著名教授 В. А. Богородицкий(1857—1941)在《俄语语法教程》(1935)第六章中给出了“词的形态部分,词尾和构词法”几个小节,并对词根、前缀、后缀、词尾、词干进行了描写。

这样看来,在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始的俄语研究中,关于语素的描写仅限于对词的形态部分的基本类型进行分离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在 А. А. Шахматов(1864—1920)的著名的《现代俄语标准语概述》(1925)一书中,却根本找不到有关描写词的形式和词的形态部分这样的章节。可见,在作者看来,这样的内容对于这样的著述来说,似乎并不是绝不可少的。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多少反

映出相关理论在当时的地位还不是那么确定。

上述历史时期可以看作是语素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接下来便进入以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为代表的新时期。应该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俄语传统语法研究中,对某些词类的语素,本着从形式到意义的原则,作了比较全面描写的只有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1895—1969)。在 1938 年出版的《俄语》一书中,他详细地分析了作为词和词形构成手段的各种语素,分析了构形语素和构词语素的功能和意义,指出了它们的能产程度、修辞色彩和语素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在分析形容词时,Виноградов 对作为表现形容词特点的形态手段的词缀作了专门的描写,对作为表达形容词性、数和比较级形式构成的语素也作了特别的研究。这样看来,Виноградов 分析的是俄语语素的功能使用。他把语素作为构形和构词手段来加以描写,这使维氏的著作比以往传统的仅限于从形态上划分语素的俄语语法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在《俄语》一书 1947 的版本中,这一研究得到了深化,并在许多方面更加完善。到了 50 年代,由 Виноградов 亲自参与编写的苏联科学院《俄语语法》(М., 1952) 和国立莫斯科大学的教科书《现代俄语词法学》中,在俄语语法史上第一次对与各种词类有关的构形、构词语素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功能语义描写。50—60 年代各大学俄语语法教科书也都沿袭了这一作法。

与此同时,从 30 年代开始,在 Л. В. Щерба 的影响下,也逐步展开俄语构词学的研究,其中包括对俄语构词语素进行描写,这期间值得一提的研究著述有:Долобко М. Г. 的《斯拉夫语后缀-и́м》(1928), И. К. Зборовский 的《俄语和乌克兰语的复合缩写词》(1935), Л. А. Деметьев 的《现代俄语中的后缀-ик 和其派生词》